



葛亮

著

小山河

Reflection
of
the World



葛亮 著
小山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山河 / 葛亮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6.8

ISBN 978-7-5339-4573-2

I. ①小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64116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
王晶琳



特约编辑 应凡

马伯贤

装帧设计 Mirro

小山河

葛亮 著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mm × 1280mm 1/32

字数 139千字

印张 6.5

印数 1-13,000

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573-2

定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自序

祖父的遗作《据几曾看》原稿中，夹着一帧相片，是一个端坐的中年女子。相片的一角上，有自来水笔写的“敏先”二字。这是祖母的字。祖母形容肃穆，目光沉郁，无一点闺秀气。华服之下，却有丈夫的气概。她怀里揽着年幼懵懂的孩子，那是我的父亲。拍照的时候，未预见家中变故。只是数年之后，祖父在中央大学教授任上染恙，是积劳成疾，终于不治而撒手人寰。从此祖母一人担起教养子女的重任。时事艰难，却未有过放弃，直至父亲兄弟三人大学毕业。次年，祖母身染沉疴，一病不起。临去世时，只是说：不要走，我走了，家不成家了。因为祖母的信念，在以后的很多年，父亲兄弟虽分居各地，却始终团结如一人。这也令祖父的老友们感怀。

多年来，《据几曾看》摆在案头。写作前后，我时不时会翻一翻。不为别的，只是视之为习惯，作沉淀心智之道。上四十年代，祖父在四川江津，完成了这部作品。其中经手著录藏品，一九四九年后，多

转移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旧年赴台，见之甚觉亲切。祖父工楷自书，辅以绘事，阐发画理。见之文字，如见其人。民国是个好时代，好在作文与做人的尺度。及至当世，仍可以之为鉴，躬身自省，反求诸己。世故人情，皆有温度。内有渊源，举重若轻。

整理信札，得见祖父老友王世襄先生十年前为祖父著作，与台北故宫博物院临生副院长商讨插图并合作出版一函。王爷爷性情之真之挚，向为友人与晚辈感怀。六十年前，他与祖父一见如故。谈文论艺，若伯牙子期。祖父见背十数载，又承年迈老友为其遗作付梓奔波。旧年拙作《七声》于台湾出版。王爷爷欣闻之下，不顾耄耋高龄，特又为之撰写书名与扉页题字。如今忆来，仍觉暖意，因祖父书中品评艺作，现多藏于海峡对岸，王爷爷为玉成此事，极尽心力。唯录信中数语，以作感念：“兹为老友葛康俞先生遗著《据几曾看》出版事，向您求教。康俞先生为清华大学名教授、哲学家兼美术史家邓以蛰先生之甥。一九四三年冬在重庆图书馆参观故宫书画展览，初与订交。此后谈艺，时有书信往来，直至一九四八年襄赴美。先生工书画，行楷醇厚有古风，山水萧散澹远，可与宾虹先生抗衡，文华尤典雅隽永，耐人寻味。惜英年早逝，使人感伤。遗著《据几曾看》一种，著录历代书画名迹一百九十六件，计一百九十四页。卷末有宗白华、启元白两先生跋，皆推崇备至。此稿已向北京三联书店推荐，建议影印出版，蒙表示乐于接受。当前主要问题在插图……由于所收多为尊院藏品，且手稿为繁体字，襄今年两地故宫联合出版已有先例，当属可行。如蒙予以考虑，至感欣幸。总之亟望老友遗著学术佳制得以传世，纯出

个人愿望。为此而上书奉扰，有读清听。诸祈鉴原，至感。”信札往来、序跋，皆是友谊见证，经得起时间研磨。故人已去大半，还有些重叠的掌印，惺惺相惜。宗白华的辞采，启功的温婉，手边的字里行间都还在。无奈人都走远，时代亦随之凋零。

祖父的时代，人大都纯粹，对人对己皆有责任感。这是时世大幸。投射至家庭的观念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深沉的君子之道。所谓家国，心脉相连。祖父为孩子取名，我大伯小名“双七”，因生于抗战初期，“七七事变”国殇之日。而父亲则昵称“拾子”，他诞生在一九四五年，取《满江红》的词意，有从头收拾旧山河的意思。取名是家庭内细微事，却得见时世胸襟。

写这本书，多半是有所牵挂，但亦不全是。或许眼前的时代是更好的，所以要多走走，多看看，多想想。已经过的一些，便写下来。从旧的东西里，看出新的来；从新的东西里，看出旧的来，都是自以为有趣的事情。是为序。

目录

自序 一封信

第一章 人世——拾岁³

气味³⁹

春色⁴³ 城池²⁸

巫问⁴⁷ 腔调³⁴

声音⁵³

第二章 人间——江南⁵⁹

舌尖⁷³

霓裳⁸⁰

暂借⁸⁷

书衣⁹⁴

先生⁹⁹

无珠¹⁰²

第三章

行间

—

诸神¹⁰⁷

生活¹²⁶

追译¹¹⁵

小说¹³⁹

故事¹¹⁹

文学¹⁴⁵

第四章

光景

—

出神¹⁵¹

镜像¹⁶²

经年¹⁵⁴

世界¹⁷¹

沧海¹⁵⁸

伶人¹⁷⁹

后记

笔记本

第一章 人世

说起这十年，一时间不知从哪里开首。

姑祖母家的平安夜，我站在天台上，远处是西贡夜色里的一湾海。明暗间是散落水中的岛屿。浅浅的海浪激荡，岛屿便是浮动的船。

院落里灯影阑珊，圣诞树兀自精神。夜已微凉，姑祖父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，坐在藤椅上打瞌睡。家人早就叫他回房，但他不愿，不愿意错过热闹。宁愿做这热闹里的布景，也甘心。客人早都散了，热闹却还是浓厚地在餐桌上、草地间堆积。小狗不知倦，将李医生家双胞胎留下的玩具叼着，在院落里巡游。姑祖母还在絮絮地和母亲说话。讲的依然是往事。这夜里，将陈年的事情都释放出来，稀释在这城市的空气里。

我的家族，与这城市无所谓渊源。出现人生的交叠，只在历史的关隘。抗战伊始，祖父辗转到此，是因了旧派知识分子的良心。终于还是匆匆离开，这地方不是久居之地。姑祖父母，留下来了。他们

都是浪漫的人，革命的浪漫主义，经历了现实的考验。姑祖父是香港人，追求姑祖母用的是艺术家的爱国心。建国初期，背弃了家庭来到北京，成就了中央歌剧院一段千里姻缘的佳话。然而，终究是单纯真实，一九六〇年的时候，被双双发落到了东北。这其间的艰难，用音乐与乐观倾轧过去，居然也就水静风停。终于回到故里，站在罗湖桥上，姑祖父泪眼婆娑，向左望去，招展的旗帜仍红得悦目。这是十多年后了。

时光荏苒，四十年也总是留下痕迹。变不了的是姑祖母的乡音。将近半世纪的香港生活，老人家还是地道的老北京的女儿，说起话仍是利落干脆，讲到兴起处，仍是朗声大笑。

旧年我博士毕业，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典礼。一家人拍了照片，冲印出来。姑祖母看着笑着，终于有些动容。她指着那巨大的建筑说：看，颜色都旧了。我来那会儿，还没它呢。它现在都这么老了。

千禧·劝学

我来到香港，是在千禧年的尾声。不算冷的冬日下午，黄昏的光铺洒下来，也有些暖意。下了车，走上了一条叫作“高街”的街道。这条街的陈旧出人意料，窄窄地从山道上蜿蜒下来。两边是陡峭的唐楼造成的峡谷，阳光走进来，也被囚禁了声势，成了浅浅的一条线。和南京的阔大街道相比，这条街的逼狭让人有些许的不适。再读

了《沉香屑·第二炉香》，发现张爱玲写到这条街，用了一个词“崎岖”，终于有些感叹，张的文字实在是老辣简省。

与高街垂直的阶梯，竟然也是一条街，叫作“兴汉道”。咫尺之遥，分布着几家文具铺和影印店。都是做学生的生意，竟也十分兴旺。这兴旺间，暗藏着竞争。有家叫作“艺美”的，做的是家庭生意。有论文订装的一条龙服务，婆婆管收钱，儿子和儿媳则是劳力。孙子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，还在上学的年纪，负责些零杂的活计。一家人的神情都很勤勉。他们的竞争对手，是个壮年的男子，人称“肥仔”，设备比他们先进些，店堂也整饬些。但都传说他其实是个“无良商人”，所以在港大几年，也并没怎么帮衬过他。这条路的尽头，叫作“般咸道”。“般咸”是第三任港督George Bonham的姓氏。香港的翻译，因为受了粤语的影响，简省而生僻，就如同将Beckham译为“碧咸”，Zidane译成“施丹”，多少有些不着调。这道路是西区半山上的主要道路，曲折漫长。连接坚道和薄扶林道，坐落着许多名校，像是圣保罗书院等等，环绕着香港大学，几乎带有一些预备役的性质。

港大在这条街的中段，可以看得见校门口的石碑坊，掩映在绿荫里面。和内地高校大门的气派不同，这座老牌的大学，有些深山藏古寺的意思。底气是内里的，有孙中山、陈寅恪与朱光潜的过往，渊源便也不用多说。

从校门右手的车道上去，便是本部大楼，米色的巴洛克建筑。有的是繁复的回廊与凸起的钟楼。地形不简单，文学院办公室在右手的

位置，我去报到的时候，竟无端地绕了一个大圈。正门的地方，是陆佑堂，港大的礼堂。后来听过的许多演讲，都在这礼堂里进行。到了学期末的时候，这里便是全校学High Table（高桌会）的地方。港大的精英教育，落实在细微处。到这一天，少年男女们便严格地要盛装出席，煞有介事。这是一种锻炼，你要克服你天性里的羞涩与胆怯，让自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所以，这礼堂又兼有舞厅的功用。不过，晚近它的著名，却是因借它拍了电影《色，戒》，做了王力宏和汤唯演练爱国话剧的布景。这部电影在校园里细水长流地挑选群众演员，每每可以看到，几个本校剧团的学生脸上都笑得很欢乐。那时候，我的学位论文正赶得如火如荼，从办公室里出来，疲惫地对他们望一眼，看出他们的欢乐也是加倍的。这礼堂，多少是有些凋落了。堂皇还是堂皇，老旧是骨子里的。一百年的光阴，外面看不太出来，却已蚀进了内里去。

如此看来，我在这所学校里的五年，便真正是弹指一挥。细数下来，回忆还是不少。大多都是细节，比方校门附近有一棵树，孤零零地立着，叶子四季都是少的。这是一棵朴树，我记得它，是因为它和我喜欢的歌手，是同一个名字。而研究生堂附近有一棵繁茂的细叶榕，三人合抱的粗大。后来却被砍掉了，因为它发达的根系，撼动了地基。砍掉以后，如同一张天然的圆桌。又比如，仪礼堂附近，有一丛竹子，上面出没着一条蛇，传说是某个香港名人的魂魄。很多古老的学校都有传说，最盛的是一些鬼故事。港大的此类故事，格调多是凄美优雅的，又有些烟火气，所以并不吓人。其实都是些不相干的事

情，偏偏印象很深刻。这些印象，便夹在了教授们的真知灼见与日常的连篇累牍中，被留存了下来。

港大建在山上，这山是太平山。小时候看过一出剧，里面主题歌中有一句“太平山下不太平，乱世风云乱世情”，是因为有港战的背景。我在这山下的岁月，还算是很太平的。香港人有“行山”的传统，太平山上有一条晨运径。曾经晨昏颠倒的时候，也仍然看得见黄昏里头，有些人在山路上或走或跑。跑的多是些外国人，都大汗淋漓的。若是个白种人，肤色便被映照成浅红色。还有一些菲佣，在山道上遛狗。那狗的毛色便在夕阳里闪成了火红。在山顶上，看到过一头藏獒，并不见凶狠，眼神游离，没什么主张的样子。山顶是好地方，可以眺望到全香港的景致，看得到长江实业、中银大厦和IFC。所谓“中环价值”，尽收眼底。没有雾的时候，也可以遥遥地望见青马大桥。山顶上看港大，在盘桓的山道交错间，就好像是岛。

香港是一个岛，这岛上还有喧嚣与速度。港大是这岛上的另一个岛，是真正无车马喧的清静地。这里面的人，便也有了岛民的心态。心无旁骛，适合读书做学问。在经历了一年的热闹之后，也是在这岛上，我无知觉间开始了写作。写过一个年轻大学教授的浮生六记，叫《无岸之河》。后来又写了一篇《物质生活》，大约是那时候的生活写照。写作之外，做得更多的事，似乎是看电影。看电影是写作和作论文间的句读。频繁密集，又似乎无足轻重。港大图书馆，有很多的影碟，我边看边为一个报纸写电影专栏。写电影评论终究不是很过瘾的事。看完了基耶斯洛夫斯基、法斯宾德和大卫·林奇，终于被大岛

渚的残酷任性搞坏了胃口，于是用希区柯克的推理片系列作调剂。看完了一部《鸟》，影评写完，意犹未尽，就又动笔写了一篇叫《谜鸦》的小说。

那以后，写下去，却多是关于自己家乡的城市，南京。

癸未·人事

二〇〇三年，是世界的多事之秋。美国“哥伦比亚号”航天飞机在着陆前于得克萨斯州上空解体，机组人员共七人全部罹难。伊拉克危机造就有史以来最大的反战示威活动。第一例被报道的SARS病症在越南河内出现，并在全球迅速蔓延。第三次海湾战争爆发。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佐兰·金吉奇遭到暗杀。美国华盛顿州爆发疯牛症，澳大利亚、中国、巴西和日本等国宣布禁止进口美国牛肉。伊朗发生强烈大地震，三万人死亡，十万多人无家可归，二十多个国家向伊朗派出救援队与物资援助。

那一年的春天，我拿到了硕士学位。

一月的时候，第一次应聘了一份工作。是一个consultant职位，负责在港跨国企业管理层的语言培训。

走进中银大厦，将领带紧了紧，信心也充分了些。面试的气氛友好而矜持。印象深刻的是主考的一个韩国中年男人，说着流利的英文和温婉的普通话。倾听与点头。除此之外，一切都很安静，只有秘书